

漢書補注

酷吏傳第六十

漢書九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孔子曰導之曰政齊之曰刑民免而無恥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

恥且格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至也謂御以政刑則人思苟免不恥於惡化以德禮則下知愧辱而至於治也補注

宋祁曰注文不恥景本老氏稱上德不德是曰有德下德不失德

是曰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德經之言也上德體合自然是以爲德下德務於修建

更以表之法令繁則巧詐益起故多盜賊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

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師古曰言爲治之體亦須昔天下之

罔嘗密矣師古曰謂秦時然不軌愈起不者後人不知軌充通借而妄改

之史記作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師古曰遁避也言吏避於

姦僞萌起

可振故也補注王念孫曰如師古說是下遁上非上下相遁也今案遁者欺也言姦軌竝起而上下相欺猶左傳言上下相蒙也廣
領遁欺也賈子過秦篇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義與此同也管子
法禁篇遁上而遁民者聖王之禁也言為人臣而上欺其君下欺
其民者聖王之所禁也遁字亦作遜淮南修
務篇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高注遜欺也
當是之時吏治若救
火揚沸師古曰言迫急也本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
師古曰惡讀曰烏烏於何也媮苟且也補注屬宗萬曰案媮快乎
史記作媮快此文媮字即媮字意頗以苟且解之於義不順
言
道德者溺於職矣師古曰溺謂沈滯而不舉也補
故曰聽訟吾猶
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使我聽獄訟
訟
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王念孫曰案此德經之言
注德經作道當據老子改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
迂而笑之也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為迂迂
猶廣也大也是大與迂同義老子又云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莊子逍遙遊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竝與大而笑之
同義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
之皆以四字為句且大而笑之與勤而行之句法相對後人不得
其解而刪去而字於此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句矣
老子正作大而笑之晉書葛洪傳引抱朴子序云世儒徒知服

唐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抱朴子微

旨屬亦云大而笑之其來久矣是半葛所見老子皆作大而笑之

又案師古注云大道元深非其所及故致笑也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

字故致笑也是釋笑之二字則漢書亦是大而笑之明矣今本作

大笑之亦與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珞而為樸孟康曰觚

顏注不合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謂刻鏤也字與彫同

補注沈欽韓曰周髀算經萬物周事而圓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

矩立焉或毀方而為圓或破圓為方而為圓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

而為方先謙曰官本注彫作雕號為罔漏吞舟之魚其疏也言而

吏治蒸蒸不至於姦師古曰蒸蒸黎民艾安讀曰父父治也艾由

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師古曰言不在於嚴酷也補注王文彬曰索

有在道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轅宗室侵辱功臣師古曰陵踐也音來

德三字的反補注宋祁曰呂氏已敗遂夷侯封之家先謙曰官本誅作夷

是史誤禽孝景時鼂錯曰刻深頗用術輔其資師古曰而七國之亂發

怒於錯錯卒被戮師古曰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倫師古曰郅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補注齊召南曰案史記但曰楊人也據地理

志楊縣與大陽縣並屬河東郡似此文誤楊

補注蘇與曰史漢多言請寄猶今言請託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補注先謙曰史身固當

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都遷爲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

年丞相條侯補注先謙曰周亞夫至貴居也師古曰居忌而都揖丞相是時

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補注先謙曰列

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臨江王徵詣中尉

府對簿師古曰簿者獄辭之文書也音步戶反補注臨江王欲得

刀筆爲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書於簡牘故而都

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子臨江王補注先謙曰魏其侯寶嬰也臨

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寶太后聞之怒曰危法中都師古曰

其罪也中音竹都免歸家景帝迺使使即拜都爲鴈門太守師古曰

仲反次下亦同家拜補注先謙曰便道之官師古曰不令致闕陳謝也補得已便

官本注未有之字官本注致作至是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補注先謙曰竟都死不

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

師古曰以木為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文與此同索

隱偶人漢書作寓人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據此則漢書

本作寓人注當云寓讀曰偶偶對也今則正文寓字既依史記改

為偶且并刪注文矣偶與寓古同聲而通用字或作耦史記孝武

紀以木偶馬代駒漢書郊祀志偶作寓是其證後人不通古音故

改寓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乃中都曰漢法

為偶何焯曰史記賈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今去四字似都為匈奴所

開矣沈欽韓曰遷書疑得其寶漢紀云匈奴中以法太后以臨江

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彼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師古曰釋置也

全據班書鈔撮故為潤飾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解也謂放免也

寶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也

補注宋祁曰傳末也字當刪

甯成南陽穰人也曰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少吏

補注宋祁曰治化本越本少作

小據史館本作少今兩存之齊召南曰少吏南本作小吏非也少

吏自與長吏對言漢制縣令長及丞尉二百石以上為長吏百石

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為少吏武紀元光六年詔必陵其長吏為

曰少吏犯禁即此少吏也先謙曰史記自作小吏必陵其長吏為

人上操下急如束溼

師古曰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操音千高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束溼

下有猾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

薪字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凌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善遇與結驩久之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犯法師古曰長安左右京

邑之上召成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中六年其治效邳都其廉弗如然宗

室豪桀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惴音之瑞反武帝卽位徙為內史外

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卽死少被刑補注錢大昭曰文帝深納

賈誼之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而成刑極自己為不復收

言殘毀之重也補注周壽昌曰刑極卽謂被髡鉗者迺解脫詐刻

傳出關歸家師古曰輒解脫鉗而亡去也稱曰仕不至二千石

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師古曰賈謂販賣之迺賣陂田千餘頃師古曰賈

取之也賈音吐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師古曰假謂雇賃也數年會赦致產數千萬

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補注先謙曰成後事在義

縱傳周陽由補注錢大昭曰由真定人見淮南王傳先其父趙兼已

諫曰史記周陽由提行別傳是此誤連文

淮南王舅侯周陽師古曰封侯故因氏焉師古曰遂改趙姓而為周陽也由呂宗家

任為郎補注先謙曰索隱案與國家有事文帝景帝時由為郡守

武帝即位吏治尚脩謹補注王文彬曰脩當從史然由居二千石

中最高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師古曰撓

音女所居郡必夷其豪師古曰平除之補注宋為守視都尉如令

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補注先謙曰之與其同汲黯為校師古曰

也音章政反補注宋祁曰章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俱在二

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師古曰茵車中尊也馮車中所馮者

自處其偏側不均敵也馮讀曰兌補注宋祁曰茵亦作輶霍光傳

作細晉灼音義作輶字亦音因沈欽韓曰巾車疏覆答者古者男

子立乘馮軾軾上須皮覆之此馮之謂也周壽昌曰急就篇輶輶

之故字取從絲從革也先謙曰史記作伏與馮一也盧文弨云釋

名為輶車中所坐者也輶伏也在前人所伏也馮與輶皆謂輶

以馮為當如字讀與輶一聲之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

轉韻書亦未以茵馮收入蒸韻

爭權相告言

師古曰勝屠姓也補注先謙曰索隱風俗通云勝屠勝屠即申徒案即申屠下一字無庸易作徒

公當抵罪議不受刑

補注先謙曰議當為義史記不誤

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

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治類多成由等矣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音丁

反禮

趙禹獯人也

師古曰獯讀曰部扶風縣也音胎

呂佐史補中都官

師古曰京師諸官為吏也補注

宋祁曰淳化本史作吏刊誤據史館本改作史注文師古曰下當有於字

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

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

禹無害

師古曰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補注劉奉世曰足以知然謂廉平之類為無害也先謙曰劉說非也解詳蕭何傳然

文深

應劭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已居大府武帝時禹呂刀筆吏積勞遷為

御史上曰為能至中大夫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太中大夫

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

知補注先謙曰禹作此法也詳刑法志

吏傳相監司呂法盡自此始

補注沈欽韓曰謂所部屬吏有

罪坐其長上也先謙曰傳同轉司同伺盡自此始於文不詞史禹記作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益自此始盡是蓋之形近誤字禹

為人廉裾

師古曰裾亦傲也讀與裾同補注先為吏已來舍無食

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

師古曰造音干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

是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師古曰以此意告報公卿補注劉

禹而禹終不詣之朱一新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

求官屬陰罪

師古曰不見知當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已禹賊深

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

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禹

補注先謙曰史禹已老徙為燕相

補注宋祁曰老數歲詩亂有罪免歸惑也詩音布內反補注周壽

昌曰猶今俗言昏瞶此老年疾也觀二疏傳云老諄又嚴延年

十餘年已壽卒于家

補注何焯曰不覆案求陰罪晚節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

師古曰剽劫

縱有姊已醫幸王太后

師古曰武帝母

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

有弟無行不可

補注宋祁曰校本改時作行

太后迺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

郎

孟康曰姁縱姊名也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補注先諱曰補上黨官本引蕭該音義曰姁音熙主反章昭音同李奇音呼

郡中令

補注先諱曰史失其縣名

治敢往少溫籍

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師古少溫籍言無所舍容也溫

音於問反籍音才夜反補注先諱曰溫籍曰葛史記作葛籍官本注書作虐

縣無遺事

師古曰遺亡也負也音必胡反

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已捕按太后外

孫脩成子中

師古曰脩成君王太后所生金氏女也中者其子名也讀曰仲補注先諱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脩成君

子仲但以外戚傳證之時本號曰脩成子仲則不必有君字也王文彬云詳顏注似所見本有君字上已為能遷為

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

為郎已勇悍從軍

師古曰悍音胡旦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

上欲已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

師古曰公孫弘臣居山東為小吏時

日小或

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迺拜

成為關都尉歲餘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

李奇曰肆閱也師古曰肆音弋二反補注

先謙曰官本注李上有蘇林曰稅音伐閱之閱九字史記無稅字

號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師古曰猛獸產乳養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曰喻也直讀曰值一日

當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成家居南陽及至

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按甯氏破碎其家成

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南陽師古曰孔氏暴氏二家素豪猾者補注劉攽曰南陽屬下句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師古曰平氏杜衍二

縣名也遷為廷尉補注先謙曰史記無尉字王溫舒傳廷尉史記亦作廷史則義同文省也軍

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

中重罪二百餘人補注先謙曰史記重罪下有輕繫二字是也獄中不皆重罪輕繫二字不可省私入相視者尚

捕之輕繫者豈得免乎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壹切捕鞠

曰為死罪解脫孟康曰壹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

百人以為解脫死罪盡殺之師古曰鞠窮也謂窮治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脫切字當依此補是日皆報殺四百

餘人

師古曰奏請得報而論殺補注劉敞曰縱掩定襄獄一切捕

報郡中不寒而栗猶民佐吏為治

師古曰百姓有素豪猾為罪惡者今畏縱之嚴反為吏耳目助

治公務

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曰鷹

擊毛摯為治

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

後會更五銖錢白金起師古曰更

也民為姦京師尤甚迺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

所為弗先言縱縱必曰氣陵之

師古曰言溫舒雖酷惡而縱又甚也敗壞其功先謙

曰其溫舒弗先與言者則縱必敗壞之

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灼

音趣直指始出矣

補注錢大昭曰直指夏蘭之屬見食貨志

吏之治曰斬殺縛束為務

閭奉已惡用矣

師古曰閭奉以嚴惡之故而見任用言時政向急刻也補注周壽昌曰閭奉以元封元年為水衡都

尉尉史記稱其朴摯實縱廉其治效到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

請蓋酷而不廉者也

幸甘泉師古曰已謂病愈也言帝久病既得愈而忽然即道不治

上怒曰縱曰我為不行此道乎衡之

師古曰衡之為過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

苞作至冬楊可方受告緡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云有告言緡

曰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補注先謙曰杜式人姓名

曰為廢格沮事孟康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

壞也音材汝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補注朱一新曰七字承史

反格讀曰問後故有此語今湯既別立傳而仍承用於文法為疏

王溫舒陽陵人也補注先謙曰陽陵西鄉縣少時椎埋為姦師古曰椎殺人而

其字從木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已而試縣亭長師古曰試補也補

徐廣云或謂發冢於義為長尚書堯典試可乃已數廢數為吏曰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

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補注周壽昌曰廣平為

故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師古曰豪桀而性果敢一

注宋祁曰秦字下當有桀字周壽昌曰秦即其郡人之桀出者不

必加桀字也韓安國傳廐門馬邑豪驍壹敢往吏言敢於前往無

所畏避也顏注似以敢字屬上讀幾至不可通王文彬曰周云不

加桀是也而詳其語意仍以秦桀為義甯成傳所居郡必夷其豪

安有素桀而夷之手蓋郡中之渠魁豪惡溫舒因擇用之觀皆把下文把其陰重罪義自可見先謙曰史記往誤仕當依此訂

其陰重罪師古曰把音布馬反補注先謙曰把挾持之陰重罪重而未顯發者而縱使督盜賊師古曰言所捕盜

曰縱放也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師古曰言所捕盜賊得其人而快溫舒意者則不問其先所

犯罪也法謂行法也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同音

胡內反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案單曰言避事理已顯不必更言回疑回即因之誤師古望文立訓耳

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

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已九月至今郡具私

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師古曰以私馬於道上往往置驛也部吏如居廣平

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

家盡沒入償贓師古曰以贓致罪者既沒入之又令出倍贓或收入官或還其主也補注先謙曰盡沒入其家以償

其前所得贓耳非既沒奏行不過二日補注先謙曰史記得可事論入之又令出倍贓也

報至流血十餘里師古曰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殺人既多故血流十餘里補注劉敞曰驗此可與報益異矣先

謙曰言得奏可河內皆怪其奏曰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

之事則論報也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梨求注梨比也會春溫舒頓足

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卒吾事矣師古曰立春之後不復行刑故云然展伸也補注沈

欽韓曰後書陳寵傳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肅宗時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其好殺行威不愛人

如此上聞之曰為能遷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元狩四年其治復放河內

師古曰放依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徒但也猜疑也取吏也音甫往反好猜疑作既害者任用之補

注先謙曰史記作徒諸名猜猾吏謂徒諸吏名猜猾者於京師而與之從事徒徙諸名召猜猾皆形相近索隱引漢書與今本同

兩義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揚贛成信等師古曰此皆猜賊者補注先謙曰官本楊作楊

並通揚集解引徐廣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

揚作楊集解引徐廣義縱為內史憚之未敢恣治師古曰言溫舒

云麻戊一作麻成師古曰言溫舒無治字也治字或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

後人依史記加之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為人少文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元鼎三年為人少文

居它惛惛不辯師古曰言為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至於中

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吏苛察淫惡

少年投鉅購告言姦師古曰新所以受投書也音項解在趙廣漢傳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史記注

惡少年作盜賊惡少年史記新作鉅同置伯落長已收司姦師古曰伯亦長帥之稱也置伯及邑落之長以

收捕司察姦人也補注王念孫曰史記作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據此則伯與陌同故食貨志地

理志阡陌字並作仵伯管子四時篇亦云脩封疆正千伯伯音莫

白反伯落長三字連讀而師古云置伯及邑落之長則伯讀如字

且分伯與落長為二斯為謬矣王引之溫舒多諂善事有執者即

日收當作牧牧司相監察也詳商君傳無執視之如奴有執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執雖貴戚必侵辱

日謂不居權舞文巧請下戶之猾曰動大豪師古曰弄法為巧而要之職者舞文巧請下戶之猾曰動大豪治下戶之狡猾者州

諷動大豪之家所以然者為大豪中有權要不可治故其治中尉

也請謂奏請補注先謙曰史記巧請作攻詆動作熬如此姦猾窮治大氏盡靡爛獄中師古曰大氏大歸也靡碎也行

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於是中尉部中中

得曰下皆伏有執者為遊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曰權貴富師古曰為

權貴之家所擁佑故積受取致富者補注先謙曰史記無貴字義較長溫舒擊東越還補注周壽昌曰擊東越在

元鼎六年出議有不中意師古曰不當天子坐曰法免是時上方會稽破東越

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覆校脫

漏未為卒者也脫音它活反上說師古曰說拜為少府徙右內史補注先謙曰

二年為少府四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年徙右內史

如故操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在元封六年歲餘會宛軍發孟康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

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

殺師古曰員騎騎之有正員也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

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師古曰

日溫舒與弟同三族而溫舒死家聚千金師古曰案

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師古曰在音仕疑反補注宋祁曰尹齊東郡往平人也韋昭音臨字林曰在草亦盛也曰刀筆吏

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曰為廉武帝使督盜賊補注王念孫曰湯素稱以

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案帝字後人所加此言湯素稱尹齊之廉

武帝使督盜賊也史記使督上無帝字是其明證矣後人誤以廉

字絕句而以武字屬下讀因妄加帝字耳下文曰上以為能拜為

中尉方指斬伐不避貴執遷關都尉補注先謙曰史記關聲甚於

武帝言之武甯成上曰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師古曰木

木石之為也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師古曰惡吏不肯為用獨

為也師古曰曰故事多廢抵罪廢故至於坐罪也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舒敗

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其尸妻亡去歸葬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尸亡去歸葬徐廣注未及

鮑甲戌之日亡已丑之日死謂而得疏亦引此事為證氏蓋以為誕而易之

楊僕宜陽人也補注先謙曰曰千夫為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

出錢數為之師古曰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補注宋祁曰

謂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越本守作辟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關東屬上關東治放尹齊師古曰放依句宋本誤置宋祁注於督盜賊下

敢擊行也師古曰果敢搏擊而行其治稍遷至主爵都尉上師古曰放依已為能

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

伐前勞師古曰伐已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陞

劉德曰南越中險地名也補注宋祁曰陞或作阻先謙曰南粵傳

樓船將情卒先陷尋陞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桂粵鋒是其

事也石門尋非有斬將竊旗之實也師古曰與塞同塞拔取之

陞詳彼傳烏足已驕人哉師古曰烏前破番禺捕降者已為虜掘死人已

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師古曰建德南越王

嘉其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已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師古曰以東越為援也

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補注宋祁曰歲將

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師古曰傳張戀反行音下

傳下有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師古曰銀黃

音字

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將軍并失期內顧曰道惡為解師古

將梁侯三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

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孟康曰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荅言比數

幾何對曰率數百率數百也師古曰賈讀曰價補注宋祁曰注文

書字疑作當將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師古

犯受詔不至蘭池宮如高曰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宮在渭城明日又不對

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已在外江

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已掩過不僕惶恐對

曰願盡死贖罪補注宋祁曰死與王溫舒俱破東越此自當在東

越傳中雜此非史法也後復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

傳還免為庶人補注周壽昌曰據朝鮮病死

咸宣楊人也師古曰咸音減省之減楊河東之邑補注沈欽韓曰

減咸通用考工記輔人注減亦為咸先謙日楊縣在今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已佐史給事河東守衛

將軍青使買馬河東師古曰將軍衛青充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廢

丞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大廢丞此奔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補注

宋祁曰淳化本為御史中丞刊誤據史館本改予依南本添及字先謙曰史記丞作中丞此奪下文亦作中丞尤其明證使治

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曰微文深詆殺者甚眾師古曰詆誣也稱為敢決

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師古曰幾音鉅依反王溫舒為中

尉而宣為左內史補注先謙曰史記上為作免是據公卿表溫舒免中尉在元鼎六年宣為左內史在元封元年

其治米鹽師古曰米鹽細雜也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寶物官吏

令丞弗得擅搖痛曰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壹切為小治辯注先謙曰史記

記辯作然獨宣曰小至大補注先謙曰官本至作治史記作致能自行之難曰為經

師古曰經常也中廢為右扶風補注先謙曰據公卿表元封六年宣免太初元年為右扶風中廢不

過數坐怒其吏成信補注先謙曰史記怒作怨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令將吏

卒師古曰師扶闌入上林中懸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日中師古

風縣也音媚

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補注周壽昌曰周傳仲反又云周中廢為執金吾錄公卿表宣自殺當太初四年又云天

漢一年故廷尉杜周為執金吾是宣死時周亦中廢也傳著此以明武帝任用酷吏然周為執金吾至御史大夫實任宣

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

法盜賊滋起師古曰滋亦益也南陽有梅免百政師古曰梅百皆姓也補

楚有段中杜少師古曰中讀曰仲補注先謙曰史記百作白

間有堅盧范主之屬補注沈欽韓曰鹽鐵論往者應少伯正之屬

先謙曰官本此下有鄧展曰延篤讀堅曰甄晉灼大羣至數千人

擅自號補注先謙曰自立名號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師古曰縛解也縛辱郡守都

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師古曰趨讀曰促小羣百數掠鹵鄉里

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師古曰出

察也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猶弗能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

下使守補注先謙曰史記無猶弗能禁音居禽反乃使光祿大夫范

昆諸部都尉

補注何焯曰史記部作輔百官表有左右京輔都尉屬中尉當從史記

及故九卿張德

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

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

斬首大部或至

萬餘級及已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坐連

諸郡甚者數千人史記郡字句此當於連字句

數歲迺得其渠率

師古曰渠大也

散卒失亡復

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應劭曰沈沒也故蔽匿盜賊者

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沈欽

韓曰與之相連俱死為沈命也冊府元龜六百十六長慶二年勅

康買得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

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彼勅正依應劭作沒命義

曰羣盜起不

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

師古曰品率也

二千石已下至小吏主

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

使不言孟康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使縣不言之也師古曰府郡府也累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韋昭曰負累

及府府亦使其故盜賊寔多

師古曰上下相為匿已避文法焉補注

不言也十四字故盜賊寔多寔漸也上下相為匿已避文法焉補注王念孫曰以避文法本作以文避法史作以文辭避法徐廣云詐為虛文言無盜賊是也今本文避二字倒轉則非其旨矣後書杜

林傳注引漢書
正作以文避法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師古曰京兆鄭縣即今之華州已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

河南都尉已殺伐為治郡國盜賊竝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歲餘

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倩詐稱光祿大夫

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

覺知發兵皆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補

注周壽昌曰圍在漢屬淮陽後漢始屬陳留圍使小史侍之補注

廣明為淮陽太守治此事可證顏注微誤昌曰圍下當有令字或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嗇夫江德

守尉字不得但云圍使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廢嗇夫江德

補注齊召南曰案江德功臣表作江喜又案此傳魏不害三人之

封並捕斬公孫勇也乃功臣表則云蘇昌以捕故越王子鄒起侯

事實稍異何焯曰鄒起亦尉史蘇昌共收捕之補注何焯曰不害

必公孫勇之黨而此略之尉史蘇昌共收捕之補注何焯曰不害

淮陽胡倩侯上封不害為當塗侯德轅陽侯師古曰昌蒲侯初四

與此互異人俱拜於前補注先謙曰四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

得東歸不上曰女欲不貴矣師古曰言汝意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補注宋祁曰不字當有音

疑注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師古曰遺音弋季反於是賜

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補注錢大昭曰隸釋載國三老袁良碑云孝武征和三年袁幹斬賊

公先勇拜黃門郎封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幹薨子經嗣經薨子山嗣此言小史即袁幹公孫勇即公先勇也功臣表例不載關內

侯故世次不可攷錢大昕曰漢制列侯大者萬餘戶小者數百戶武帝時襄城侯樊龍四百戶驃侯駒幾五百二十戶滕侯舉取五

百一十戶荻苴侯韓陶五百四十戶邳侯李壽一百五十戶陸煇妙譏而關小史得食六百戶是列侯封邑有時不如關內侯之多也

上曰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

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

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已前為馮翊與議

定策師古曰與讀曰豫補注宋祁曰為字下當有左字封昌水侯歲餘已祁連將軍將兵

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

與姦既出不至質服虔曰質所期處也補注宋祁曰韋昭曰所期約舊地篇該音義質音贊引軍空還

下太僕杜延年簿責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僕作守引宋祁曰太守姚本作太僕

廣明

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

補注宋祁曰淮一作淮姚本改作淮

亦敢誅殺吏

民守關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先齊諸田也徙陽陵

師古曰高祖時徙之其地後為陽陵縣補注宋祁曰先字

上當有其字

延年呂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

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曰為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曰選

人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

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校劍廷叱羣臣

師古曰止於朝廷之中即曰而叱之也若言廷爭矣

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曰決疑定策封陽成侯

補注周壽昌曰陽成

紀作陽城

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呂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

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

師古曰呂數千萬錢為本而貯此物也昭帝暴崩故其事倉猝

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

祥器物冀其疾用欲已求利師古曰疾速也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

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

兩為僦師古曰一乘為一兩僦謂賃之與顧直也音子載沙便橋就反補注宋祁曰服虔曰雇載曰僦音將秀反

下送至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

取其半焦贛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

萬不道補注宋祁曰劉云延年未嘗有酷烈聲而附此傳中何也延年決大議其明勇過雋不疑至詐增僦直是韓延壽比

耳劉敞曰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也延年

議當作義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音丁禮反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師古曰延年嘗給

軍長史故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

蘇與曰光以延年抵拒而忿言即令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

延年春秋之義曰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寶之言大事不

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自謂乞與之也乞音氣補注宋祁曰江南本作自之徐

銘改自作丐今詳注云自謂乞與之則正文不應云自乞之今兼
存王念孫曰案乞字後人所加自當為句廣雅句與也謂出三千
萬與之故師古曰句謂乞與之也漢紀作出三千萬錢與之是其
證隸釋句字作句形與自相似因誤為自徐鍇改自作丐即句字
也江南本作自之自下本無乞字後人以師古云乞音氣遂增入
乞字不知師古自為注中乞字作音非正文所有也謂駭麟胡
始乾頭與乾通鑑漢紀十六作自乞之則願曰愚言白大將
所見漢書本已誤周壽昌曰何哉猶云何也

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

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換

中喘息曰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

音水季反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

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

齊舍師古曰齊讀曰齋補注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

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

相府歸爲郡吏已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

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卽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

道補注宋祁曰立字下當有主字漢紀作擅廢立主上奏雖寢然朝廷肅

焉敬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師古曰干犯也

也音之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已不

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闕內罪

人法至死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竝移宮門禁止不得入師古曰

大司農已被劾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到延年

已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爲掾宣帝識之張晏曰識其前拜爲

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爲丞相掾復擢好時令神爵中西羌反

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爲長史從軍敗西羌還爲涿郡太守時

郡比得不能太守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宋祁曰還字下當有遷涿

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師古曰廢公大姓西高氏東高氏師古曰

各以所居東自郡吏曰下皆畏避之莫敢與悟師古曰悟逆也音

西為賊者他本作悟非也王莽傳亡所悟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實

意亦正作悟先謙曰官本作悟客放為盜賊師古曰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師古曰道

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道掾蠡吾趙繡校高氏

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為郡將也謂郡守為郡將者

作劫錢大昭曰延年太守故稱將尹翁歸傳翁歸為東海太守于

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孫寶傳顧受將命分當相直時寶為京兆

尹故亦稱將心內懼即為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

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

師古曰索搜也音山客反即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

補注宋祁曰越本無果字按者死師古曰在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更遣吏分考兩高窮

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

黃金二十斤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也屏氣而息

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已出之其豪桀侵小民

者曰文內之師古曰備文而入之爲罪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

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

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轄延年爲人短小精

悍敏捷於事師古曰雖子貢冉有通裁於政事不能絕也補注沈

此十四字劉知幾史通浮詞篇識之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

皆親鄉之師古曰鄉讀曰衙出身不顧補注先謙曰出曰是治下無隱情

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

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

論府上師古曰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

畜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補注先謙曰正是政之通借是時張敞

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做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

急迺曰書論之曰昔韓廬之取菟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廬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

孟康曰言良犬之取菟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補注何焯曰此謂宣帝雖

恨之心非以多殺為能者也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

喉咽二周餘斃師古曰喉咽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

通借莠甚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批穀所在也苗粟苗也莠

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黃霸在潁川曰寬恕為治郡中亦平婁

蒙豐年師古曰婁古屢字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

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心內

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

豈鳳皇食邪補注宋祁曰府丞義當作府丞孤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

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

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

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應劭曰符竹使符也賦在符節臺徵有

也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典瑞注杜子春云珍圭若今時召郡守以竹使符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

恨會琅邪太守已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

人尙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師古曰與丞言云爾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

入身師古曰延年察舉其獄史爲廉而此人乃有臧延年坐選舉

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師古曰言已蓋被貶秩後人丞義

年老頗悖師古曰心思惑亂悖音布內反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當與義俱

爲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

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休假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

奏因飲藥自殺曰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已結延年

師古曰結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

正其罪也

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日為臘祭到雒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

也劉攽曰檢尋前後直謂斷決囚為報爾非奏得報母大驚便止都

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

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師古曰數音所具反補注幸得備

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已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

人師古曰願反欲曰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音直用反欽韓曰畢正臘日即歸不待卒歲也天文志臘明日人眾卒歲

會飲食故曰初歲御覽三十三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

明日為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小歲之慶既非大慶禮止

門內案此則人家作臘無不過小歲飲食者賤母深惡延年故但

主臘祭不復飲食師古解為臘及正歲非也御覽又引會稽典錄

云陳修家貧每至正臘僵臥不起可得謂從臘日卧至元日乎魏

書高祖紀太和十五年冬初罷小歲謂延年補注王念孫曰案謂

賀禮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

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

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延年謂延年也

轉云醜昧今本無已字者後人不解其意而刪之耳通鑑無已

字則所見漢書本已誤文選辯命論注御覽時序部十入引此皆

有已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師古曰言多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

被刑戮也師古曰言素意行矣去女東歸婦除墓地耳師古曰言

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

其母師古曰稱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

嚴師古曰一門之中五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補注周壽昌曰案後漢豫州從事尹宙碑有云尹吉

襄三十年即賞之先也碑又云故子心騰於楊縣致位執金吾即指賞言宙殆賞之同族後人也鉅鹿楊氏人也

補注先謙曰楊氏今趙州宣晉縣治尹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栗邑令左馮翊

薛宣奏賞能治劇徒為頻陽令補注先謙曰與頻陽坐殘賊免後

呂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

弟交通輕俠滅匿亡命鄧展曰紅陽姓長仲字也如淳曰紅陽南

陽縣也長姓仲字也師古曰姓紅陽而兄

字長弟字仲今書長字或作張者非也後人所改耳一曰紅陽侯

王立之子兄弟長少者也補注何焯曰元后傳紅陽侯立父子威

匡姦稱亡命賓客為羣成帝使尚書責問司而北地大豪沽商等

律校尉京兆尹何縱則顏注後一說是也

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補注宋祁曰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

遺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

羣輩殺吏受賕報仇師古曰或有自怨於吏或受人賕賂相與探

丸為彈師古曰為彈丸作赤黑白三色而共探取之也彈音徒旦

言探丸則不得更言為彈師古云為彈丸作赤黑白三字也而共探

取之者此自釋相與探丸四字非正文內有為彈二字也云彈音

徒旦反者此自為注內彈字作音非為正文作音也其誤結之

兵部入十一引此有為彈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得赤丸者斫武

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師古曰其黨與有為吏及它城

中薄暮塵起勦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師古曰枹擊鼓椎也

先謙曰官本引蕭該音義賞曰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

日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

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窮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師古曰

累之也令辟音避歷反補注王文彬曰爾雅音甌甌謂之甌注甌甌也今江

東呼爲甌音甌此顏注所已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

本先謙曰致與綴同

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爲伍伍人也雜舉長安中

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補無市籍商販作

務補注周壽昌曰注宋祁曰注文承字下當有籍字

之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爲名籍以記之

之補注周壽昌曰注服無所謂危險也凶服蓋因徒作亂之服如終

積黃巾不遵法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

制之類皆是

皆劾已爲通行飲食羣盜師古曰飲音於賞親閱見十置一師古

也其餘盡已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已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

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如瘞曰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而

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

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桓表師古曰卽華表也補注宋祁曰桓

徐鍇改作垣非是蕭該音義作寺門外垣東又云今漢書多作垣
字蓋後人多知墻垣不知桓表當從桓劉攽曰便讀如使錢大昕
曰桓和華楊著其姓名師古曰楊杙也杙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
韓皆相近楊杙也杙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
曰秋官蜡氏職埋而置楊鄭司農云楊杙也杙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
楊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楊槩是也 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

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歎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

少年場師古曰安猶焉也死謂尸也補注何焯曰生時諒不謹枯

骨後何葬師古曰諒信也葬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或

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師古曰財皆賞

其罪師古曰詭令立功曰自贖師古曰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為

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師古曰賞視事數月盜賊

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曰賞為

江夏太守捕格江賊補注周壽昌曰荊州刺史東門及所誅吏民

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曰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

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曰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

猶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

正坐殘賊免補注先謙曰正猶也說詳終軍傳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

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母然

實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贊曰自郅都以下皆曰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

已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如

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補注宋祁

曰李奇阿音烏蕭該案漢書作阿媚人主者傳寫誤王念孫曰邑

常音烏合反阿邑人主謂曲從人主之意也阿邑雙聲字或作阿

險唐書蕭復傳云盧杞諂阿險是也師古欲從俗本作色

以知阿邑人主則大為不詞乃為之說曰言阿諛觀人主時辯當

顏色而上下其失也迂矣先謙曰史記贊阿邑作陰陽

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据法守正師古曰据音據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

湯死後罔密事叢師古曰叢謂眾也帝曰耗廢師古曰耗音耗九卿奉

職救國不給師古曰給供也何暇論繩墨之外乎自是曰至哀平酷吏眾

多然莫足數此其知名見紀者也其廉者足已爲儀師古曰謂

表明者補注先謙曰儀其汙者方略教道壹切禁姦師古曰汙濁

亦質有文武焉雖酷稱其位矣師古曰稱音尺孕反補注宋祁曰

者歸咎於任之者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

也本馬遷之微辭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師古曰言所以不列於

曰班言不用史公元
例裁篇別出之故

酷吏傳第六十終

漢書九十

貨殖傳第六十一

漢書九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卑隸抱關擊柝者師古曰卑

養馬者也隸之言著也屬著於人也抱關守門其爵祿奉養宮室

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

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補注先謙曰易履象辭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於是辯其土地川

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平延者也沃木之所灌沃

地字下疑有形字下沃疑作教民種樹畜養師古曰樹殖也補注

浸先謙曰官本注延作衍種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器械之資師古曰藿藟也

者器之總名也藿音桓所曰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曰時亂音五宜反获音敵

而用之有節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師古曰禮記月令云季

薪為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罝澤師古曰禮記王制云獺祭魚然

獵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季秋之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師

月豺乃祭獸獸禽宜免網也音嗟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師

日雉亦鷩鳥即今所呼為鷩者也月令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

行戮弋繳射也矰者弋之矢也後隧徑道也矰音曾侯音奚隧音

遂鵲音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剋蘖澤不伐天師古曰花古槎

胡骨反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剋蘖澤不伐天字也槎邪斫木

也蘖髮斬之也此天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也槎音土牙反蘖音

五葛反天音烏老反補注劉奉世曰蘖讀如牙蘖之蘖旁出嫩枝

也義與天相對宋祁曰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差為槎

音屬之部槎從差聲古音屬歌部二部絕不相通無緣借差為槎

在蓋差字之誤也差槎古同聲故通用隸書差字或因師古言古槎

劉寬碑吞嗟是也後人誤認差上之廿為艸頭又因師古言古槎

字乃依篆文艸頭作槎與差字相似因誤而為槎矣玉篇廣韻在

字立士之切無槎音集韻以槎槎為一字引漢書山不剋蘖則北

宋時漢書已譌作差故作韻者誤蜂魚麋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蜂

牧而類篇以下諸書並沿其誤蜂魚麋卵咸有常禁師古曰蜂

鹿子也卵鳥卵也月令孟春之月毋殺孩所曰順時宣氣蕃阜庶

蟲毋麋毋卵蜂音弋全反麋音莫奚反所曰順時宣氣蕃阜庶

物師古曰蕃多也阜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穡然後四民

盛也蕃音扶元反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師古曰穡然後四民

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寐已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

俱贖

師古曰言以其所有交易所無而不置乏

非有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曰

已財成輔相天地之宜已左右民

師古曰泰卦象辭也后君也左右助也言王者資財用以成教

贊天地之化育以救助其羣庶也左右讀曰佐佑補注王鳴盛曰財與裁同師古以為資財用以成教非

備物致用立

成器已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備物致用謂備取百物而極其功用補注宋祁

曰一作立功成器一作立物立功致用成器

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雜處師古

曰管仲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

師古曰閒讀曰閑

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

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

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為市

其義農相與謀稼穡於田塍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

師古曰言非其

本業則弗觀視故能各精其事不

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奇麗

紛華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

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

發語聲也我錄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辟讀曰璧補注王念孫
 曰案于越本作干越干音干戈之干越者吳越也墨子兼愛篇
 禹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
 民於吳越出善劍也樂吳有谿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
 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樂吳有谿篇夫有干越之劍者釋文司馬云
 鐵鑄為名劍也吳越出善劍也樂吳有谿篇夫有干越之劍者
 猶言吳越名劍也吳越出善劍也樂吳有谿篇夫有干越之劍者
 生萬稀高注干吳也吳越出善劍也樂吳有谿篇夫有干越之劍者
 為二國故云戎翟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楚干越即吳越也干
 越夷貉也若春秋之與干越猶墨子之言荆楚干越即吳越也干
 與戎翟對舉者不同孟康所見本正作干越故云干越南方越名
 也其意以干越為越之一種若漢時之有閩越越駱越耳若於
 越則即是越不得言南方越名矣漢時之有閩越越駱越耳若於
 文選吳都賦包括干越餘南越名矣漢時之有閩越越駱越耳若於
 正作干越又引音義云干越餘南越名矣漢時之有閩越越駱越耳若於
 計此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釋之誤矣於干古雖通用而春秋
 云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釋之誤矣於干古雖通用而春秋
 古改干為干而以春秋之於越釋之誤矣於干古雖通用而春秋
 之於越未有作干越者學者多問於越算開干越是已欲算而事
 故子史諸書之干越或改為干越皆沿師古之誤是已欲算而事
 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曰德齊之曰禮曰導補注先
 謙曰官本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曰直道而
 注在德下

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

師古曰直道而行謂以德禮率下不飾偽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梲

師古曰桷椽也楹柱也山刻為山形也梲侏儒柱也藻謂刻鏤為水藻之文也

山節藻梲臧文仲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樣字疑作樓王文彬曰禮

玉藻管仲鏤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八佾舞於庭雍徹

於堂

師古曰八列舞於庭謂季氏也呂雍樂徹食二其流至乎士家則然事見論語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列作佾

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

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

師古曰齊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

殊俗耆欲不制僭差亡極

師古曰耆讀曰嗜其下並同極止也

於是商通難得之貨

工作亡用之器士設反道之行已追時好而取世資

師古曰偽民追逐也

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國者為王公圉奪成家者

為雄桀

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補注劉敞曰圉讀如禦人於國東門之禦王念孫曰師古以圉為禁守則圉奪二字義不

相屬今案圉讀曰禦當與圉字通大司馬志王莽傳圉字大司馬

韓王作訓導開尊成家者禦人而奪其財以成其家也孟子萬章篇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趙注禦人以兵禦人而奪其貨卽此所謂圍奪也漢紀孝文紀禮誼不足已拘君子刑戮不足已威作劫奪成家義與圍奪同

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短褐不完含菽飲水

師古曰短布長襦也褐編衣也菽豆也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已財力相

君補注沈欽韓曰商子錯法篇同列而相臣妾者雖爲僕虜猶亡

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循理者不免

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師古曰繇故列其行讀與由同

事已傳世變云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

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聞復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

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

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

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實

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卽謂此耳計然者漢上人也博學無所不

通尤善計其富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
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傳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
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補
注先謙曰梁章鉅云馬總意林史記貨殖傳集解文選宋通親親
表注並引范子謂計研姓辛字文子英丘濮上人其先晉國亡公
子范蠡師事之不肯自顯天下莫知故稱計然時邀遊海澤號漁
父孟注以為姓計殊誤高似孫子略云姓章通志略云姓宰並四
辛而誤吳越春秋作計倪越絕書作計倪則因倪而誤唐徐靈府
文子注作計研因研而誤亦皆以聲相亂耳先謙案官本計然曰
故資戲作故戲資引宋祁曰注文故戲資當作故資戲言計然曰
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師古曰
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於旱時而預蓄舟水極則旱故
以待其資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師古曰
收其利也師古曰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補注先謙曰史記
之恥師古曰也音所劣反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補注先謙曰史記
越絕書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孟康曰
作九術師古曰音浮江湖變名姓補注先謙曰官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
匹延反師古曰音浮江湖變名姓補注先謙曰官適齊為鴟夷子皮師古曰
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師古曰
夷皮之所為故曰子皮補注先謙曰師古注索隱引作大顏說文

小異又引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之陶為朱公孟康曰陶即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

注先謙曰濟陰縣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孟康曰逐時而居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言豫居貨物隨時而逐利補注先謙曰集

解引孟注買作貨官而不責於人補注劉敞曰與時逐宜屬下句本注隨時作與時

貯成物居停之與時逐而不責於人言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

此兩事自與天時馳逐無求責於人也補注先謙曰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

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師古曰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補注齊召南曰案范蠡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巴寡婦清其人皆在

漢以前不應與程卓諸人並列此則沿襲史記本文未及刊除者

也劉知幾每譏班氏失於裁斷此亦其彰彰者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衛師古曰孔子弟子發貯蓄財曹魯之

問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鬻賣之也當音弋六反補注王念孫曰師古說發字之義非是發讀為廢宣八年公羊傳注廢置也張臨議謂廢置之積貯之以轉鬻於曹魯之間也史記作廢者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著讀音如貯是其證也廢貯猶廢

居也平準書云富商大賈或踰財役貧轉較百數廢居居邑徐廣

曰廢居者貯蓄之名也有所廢有所蓄其乘時射利也

子耕奇廢居候時轉物廢居或作廢舉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

與時轉貨資裴駘曰廢舉謂停貯此即貨殖傳所云子貢好廢舉

財者也廢與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舉廢舉也

馬融傳作發與發古同聲而通用爾雅舉廢舉也

饒子師古曰言於弟而顏淵簞食瓢飲在于陋巷師古曰簞等也食

單之飯一瓢之飲至貧也簞音丁安反食音似瓢音頻遙反補注

宋祁曰注文至字上當有言字先謙曰史記作原憲不厭糟糠

巷子贛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

之抗禮師古曰為賓主之禮補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

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屢中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子贛不受教命唯財是

殖億度是非幸而中耳意讀曰億中音竹仲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補注王文彬曰務盡地

長地材也先謙曰索隱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

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亦云李悝

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

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

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

曰決斷仁不能曰取予補注先謙曰官本能作足強不能曰有守雖欲學吾術

終不告也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師古曰祖始也以其法為本始也

猗頓用鹽鹽起師古曰猗頓魯之窮士也鹽池也於鹽造鹽故曰鹽鹽起

謂猗頓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牲元和志河府猗氏縣即猗頓之所居尸子治天下篇相玉而借猗頓淮南記論注云猗頓能知玉

理周壽昌曰周禮鹽人云其苦鹽杜子春以為苦讀如鹽謂出玉水直川不凍也一說鹽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為鹽也邯鄲郭縱曰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師古曰埒等也

烏氏藏畜牧師古曰氏音支烏氏姓也藏名也其人為畜牧之業也補注先謙曰史記藏作保集解引韋昭云烏氏縣

名屬安定及眾斥賣師古曰畜牧蓄盛其求奇繒物間獻戎王

日避時之禁故伺戎王十倍其償補注宋祁曰償字上當有價子

開隙私邀戎王

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

秦始皇令贏比封

君曰時與列臣朝請

師古曰與讀曰係請音才性反

巴寡婦清

師古曰以其行

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

師古曰丹砂也穴

者山谷之穴出丹也

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括地志京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

家亦不訾

師古曰言資財眾多無限數訾音子移反

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

敢犯始皇曰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

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

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繇讀曰條

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

牧馬二百蹏

孟康曰五十匹也牛千蹏角

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

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蹏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

千足羊

者舉成數也補注宋祁曰牛千蹏角越本作牛蹏角千

澤中千足羝水居千石魚波

師古曰被讀曰陂言有大陂養魚一

歲收千石魚也說者不曉乃改其波字為皮又山居千章之萩孟

讀為披皆失之矣補注先謙曰史記波作陂又山居千章之萩康

曰萩任方章者千枚也師古曰大材曰章解在百官公卿表萩即

楸樹字也其下竝同也補注宋祁曰注文折本百官公卿表句下

有萩不在山明矣六字刪樹字兩也字安邑千樹補注沈欽韓

先謙曰史記萩作材徐廣注一作萩安邑千樹補注沈欽韓

文帝詔凡菓味莫過安邑御燕秦千樹補注沈欽韓曰唐書地

菓通典河東郡貢菓八千顆燕秦千樹補注沈欽韓曰唐書地

詩蔬五方皆有菓惟燕陽范陽蜀漢江陵千樹橘補注沈欽韓曰

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蜀漢江陵千樹橘補注沈欽韓曰

李衡為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

陽汎州上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教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

是然吾州里有一匹絹亦可足用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

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淮北榮南河濟之間千樹萩師古

亦水名廣水所溢作也師古今所謂榮澤陳夏千畝補注沈欽韓曰

也補注先謙曰史記榮南作常山以南陳夏千畝補注沈欽韓曰

也皆屬淮陽種黍樹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

而取其汁夏音散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

城帶郭千畝孟康曰一鐘受六斛四斗師古曰一畝收

下當有若干畝師古曰茜草補注周壽昌曰茜草名紅藍今俗呼紅

言字若干畝師古曰茜草補注周壽昌曰茜草名紅藍今俗呼紅

花可染紅師古曰茜草補注周壽昌曰茜草名紅藍今俗呼紅

可染黃師古曰茜草補注周壽昌曰茜草名紅藍今俗呼紅

侯等諺曰：「已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

言末業貧者之資也。師古曰：言其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師古曰：釀，

醢醬干瓠。師古曰：瓠，長頸瓠也。受十升，瓠音胡。雙反，補注：先謙

當作斗字。雙漿干僭。孟康曰：僭，雙也。師古曰：僭，人僭。屠牛羊彘干

皮穀糴干鍾。師古曰：謂常薪，彘干車舩長干丈，舩之丈數也。木干

章竹竿萬个。孟康曰：个者，一个。兩個師古曰：个，讀曰箇。箇，車百

乘。師古曰：輶車輕小之車也。輶音弋昭反。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

之兩者言其輶。木器漆者千枚。補注：先謙曰：史記：漆也。銅器千鈞，孟

輪兩兩而輶。素木鐵器若卮茜干石。孟康曰：百二十斤。馬蹏，噉干，

日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卮茜干石。孟康曰：百二十斤。馬蹏，噉干，

日噉口也。蹄與口共干，則爲馬二百也。噉音江，釣反。又音口，釣反。

補注：沈欽韓曰：說文：噉，吼也。字書：無訓口者。噉音江，釣反。又音口，釣反。

噉與叫同。史記：作噉。徐廣注：馬八髀，索隱：埤蒼云：尻骨爲八髀。一

日夜蹄案內經：骨空論：入膠在腰尻分間。呂覽：觀表古之善相馬

者，許鄴相。服注：服牛千足，羊彘千雙。彘，師古曰：彘，即豕。童手指千，

後數也。噉，卽尻竅。牛千足，羊彘千雙。彘，師古曰：彘，即豕。童手指千，

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筋角丹沙

馬牛驪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伎者指干則人百

千斤補注先謙曰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師古曰文文縞也

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冕也師古曰厚之布也其價賤

讀者妄為楮音非也補注吳仁傑曰案古者漢書音讀皆有師承

之自未可遽非之也晉羊曼與郁鑒下壺蔡謨等八人號八伯擬

古之八傳皆一時名流也而曼為諸伯顏氏家訓云詰者多饒積

厚之貌與荅布重厚之意相近集韻荅詰二字同託合切與楮音

亦相近集韻詰字用唐御製本要之荅布之荅乃與晉八伯名實相當

而集韻詰字用唐御製本要之荅布之荅乃與晉八伯名實相當

字書宜於荅字下注云託合切厚重貌一作荅沈欽韓曰上文言

細布則知是歷布其時白氈未入中國故孟說非也荅布即納布

宋書徐湛之傳高祖徵時伐荻有納布衣襖洪頡煊曰荅千大斗

史記作楮布齊民要術卷七引漢書亦作楮布千石荅千大斗

師古曰大斗者異於量米粟之斗今俗猶有大量補注先謙曰

炎武云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龔貨耳齊召南云案史記但

云荅千斗葉麴鹽鼓千合師古曰麴鹽鼓以斤石稱之輕重齊則為

無大字者相配偶之言耳今西楚荆河之俗賣鹽鼓者鹽鼓各一斤則各

為襄而相隨焉此則合也說者不曉通讀為升合之合又改作台

說者也上云荅布皮革千石荅千大斗下文云貽燕千斤鯁鮑

干鈞此獨不言斗斛不言斤石而以相配耦為名有是理乎史記
貨殖傳作干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瓠孫叔然云於縣瓠謂
之瓠郭注瓠器受斗六升台當為瓠音貽案徐說是也爾雅瓠謂
投諸台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台則是也今本台作荅乃苦字之誤
苦台古同聲故得通用漢書作台則是也今本台作荅乃苦字之誤
者為誤而強為合字作解其失甚矣鮐鯨千斤鯨刀魚也鮐而不
食者鮐音貽又音荅鯨音齊又音才爾反而說鮐鮐干鈞師古曰
也即今不著鹽而乾者也鮐今之鮐魚也鮐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
音於業反而說者乃讀鮐為鮐魚之鮐音五回反失義遠矣鄭
成以爲鮐是也音居候反秦始皇載鮐鮐亂臭則是鮐耳蓋今巴
呼鯢魚者是也音居候反秦始皇載鮐鮐亂臭則是鮐耳蓋今巴
乾者本不臭也燂音蒲北反補注沈欽韓曰玉篇鮐鹽漬魚也鮐
亦鹽漬魚鮐漬魚也今謂裏魚裏鮐即鮐也玉篇於鮐鮐通謂淹魚
無異解也說文鮐鮐魚也今謂裏魚裏鮐即鮐也玉篇於鮐鮐通謂淹魚
鐘為陳臭則沿俗說耳先謙曰史記鮐下有干石二字棗栗干

石者三之正義如此乃與上物相等日狐貂裘干皮羔羊裘干石

師古曰狐貂貴故計其數羔羊賤故稱其量也補注先謙曰顧旃
炎武云變皮言石亦互文也齊召南云顏說甚確蓋非互文補注先
席干具它果采干種謙曰官本注栗作果是史記作佗果菜干鐘

子貸金錢千貫節駟儉

孟康曰節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儉其餘利比於千乘之家也師古曰儉者合會二家

交易者也駟者其首率也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孟康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當買而

駟音子朗反儉音工外反

買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也補注

劉敞曰貪賈務賒貸仍取厚利常多亡失故三之廉賈取之約未

嘗亡失故五之劉奉世曰此謂子貸取息也貪賈取利多故三分

取息一分廉賈則五分取一耳所謂歲萬息二千也先謙曰李光

地云孟說未是貪賈以十計而五之謂得息十之二分也

亦比千乘之家

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

補注周壽昌曰卓徐廣曰一作掉案此即卓王趙人孫之祖或父也至孝武時尚有僮客八百人

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

師古曰步諸遷虜車曰輦

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

師古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廣漢葭音家

唯卓氏曰

此地陋薄吾聞嶠山之下沃墜下有竣鴟至死不飢

孟康曰竣音

其山下有沃野灌漑師古曰孟說非也竣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

民工作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憲即鐵山鼓鑄師古曰運

鑄筭賈演蜀民

師古曰行販賣於漢蜀之閒也漢音丁賢反

富至童八百人

補直先議曰計部作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治鑄賈魑結民富埒卓氏

師古曰魑結西南夷也言程鄭行賈

求利於其人也埒等也魑音直追反結讀曰髻補注

程卓既衰至先謙曰魑結史記作椎髻義同下有俱居臨邛四字

成哀閒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哀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

師古曰言其自

有數十萬

爲平陵石氏持錢

補注先謙曰顧炎武云持錢猶今人言掌財也

其人彊力石

氏訾次如苴

孟康曰平陵如氏苴氏也石氏勦力故訾次二人也師古曰苴音側于

謂石氏之饒財也苴音側于反補注先謙曰如苴見下文

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閒

致千餘萬裒舉其半賂還曲陽定陵侯

師古曰謂王根適于長也

依其權力賒

貸郡國人莫敢負

師古曰貸音吐戴反補注錢大昭曰此谷永所謂爲人起責分利受謝是也

擅鹽井

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師古曰期音基

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

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

寬大不在急促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然其贏得過當瘡於熾

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然其贏得過當瘡於熾

膏師古曰瘡讀為愈愈勝也熾細也膏愛也言其於利雖不汲汲苟得然所獲贏餘多於細者也熾與熾同下云周人既織

義亦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已鐵冶起補注先謙曰史記作曹邴氏鹽鐵未龍布衣有胸邴案胸即宛胸春秋曹國地也在今富至鉅

萬補注王文彬曰集解起屬下讀云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兄子是也下文刀閒起數千萬史記起下亦有富字

弟約頗有拾印有取師古曰類古俯字也俯仰必有取拾無鉅字蘇輿曰類拾印取言人不閒遊物無遺利蘇軾答梁先詩學如

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正用此義約如下約非田南所生

不衣食之約言家約如此是賁貸行賈徧邾國邾魯已其故多去

以行賈徧邾國史記弟作孫

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賈之師古曰刀姓閒名也刀音貂補注先謙曰官本刀並作刁史記同王

簫刀可么切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

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

無刀孟康曰刀間能畜豪奴或連車騎交守相奴自謂寧欲

周壽昌曰當時諺語未必如孟說之委曲且如孟說何由使豪奴

自饒而盡其力乎蓋此乃反揭語言寧為爵之貴無若刀之饒邪

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刀間既衰至成哀閒臨蓄姓偉嘗

五千萬師古曰姓周人既熾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

姚改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曰

久賈孟康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師古

衡故其賈人無所不至而多得利不憚久行也中音竹仲反補注

何焯曰街居當如孟說作街巷居民在中則顏注居在諸國之中

為優然以為要衝之所若大街衢疏矣先謙曰顧炎武云說文街

四通道監鐵論二周之山川天下名都居五諸侯之衝跨街衝之

路則顏說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古曰十

亦自可通

萬也言其財至萬萬也一日至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雜者十焉補注先謙曰史記作七千萬

陽張長叔薛子仲嘗亦十千萬莽皆曰爲納言士欲法武帝然不

能得其利師古曰法武帝者言用卜式東郭咸陽孔僅等爲官也

宣曲任氏補注先謙曰索隱上林賦云西其先爲督道倉吏孟康

今史督租穀使上道輸在所也師古曰於京師四方諸道督其租

耳道者非謂上道也補注劉奉世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後

傳注漢宮闕疏所稱細柳倉也爲倉吏故能藏粟致富也周壽昌

曰督道爲地名若秦時督亢之類先謙曰督道劉周說是倉名無

考者多矣官本注史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師

作吏在所注所在秦之敗也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古

之也窖音工孝反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

金玉盡歸任氏任氏曰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力田畜

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師古曰言其居賈之物不計善富者數

世師古曰折節力出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補

實讀爲監謂物之盛惡者也唐風鴇羽傳監不攻致也小雅四補

傳監不堅固也漢書息夫躬傳器用監惡鄧展曰監不堅牢也其

字或作榛。楷之楷，子敬也。或作甘苦之苦。其苦，則與功事相類。其甘，則與榮枯相類。或作沽酒之沽。其沽，則與商賈之賈相類。此傳則商賈之賈，與

謂人之買物皆爭取其賤而惡者任氏獨取貴焉。句則與上句不對以善富者數世為句，則文不成義矣。鮑叔牙曰：『公室地先公後私，幸道不里之財，事不得食，失其亦與師古同誤也。』索隱斷任氏獨取貴善為句，是也。唯讀賈為價，亦肯王說是也。然謂人爭取賤而惡者於理未允，人爭取賤者是矣。

對文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也。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也。

肉制也。晉灼以為任用公家之約，此說非也。呂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桃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粟已萬鐘計。孟康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一入能致富，若此師古曰：『此畜牧也。姓橋名桃，以萬鐘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率舉萬鐘而計之，著其饒多也。』補注劉敞曰：『顏說未盡塞之斥也。公私皆有』

費用故橋挑得以致富豈謂待廣地恣其畜吳楚兵之起長安中

牧哉先謙曰史記挑作姚羊萬下有頭字錢家師古曰行者須齋糧而出於子

列侯封君行從軍族齋貢子錢家錢家貢之也貢謂求假之也音

吐得反子錢家已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子唯母鹽氏出捐千金貸注補

師古曰貸謂假與之音吐數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母其息十之注補

作毋是毋與無同蓋以無鹽為氏也史記作無鹽先謙曰索隱謂注補

出一得一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

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氏盡諸田師古曰氏讀田牆田蘭韋家栗

氏安陵杜氏亦鉅萬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安陵杜杜氏前富者

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綱平陵如氏苴

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營師古曰王君

翁及王孫大卿實豉亦致高營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

卿曰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已為京司市師漢司東市令也補注

韓曰黃圖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此其章章尤著者

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頗利師古曰與專同呂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

者不可勝數故秦楊昌田農而甲一州孟康曰以田地邊限從此

先謙曰史記楊作陽何焯云田宅險制六條所劾漢法嚴安得容

此孟注非也史記作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不過言其因力

田而致富甲一州耳翁伯曰販脂而傾縣邑張氏曰賣醬而隲侈

以下數句例之自明補注先謙曰史記翁作雍質氏曰酒削而鼎食服虔曰治刀劍者

舊作漿徐廣注雍一作翁質氏曰酒削而鼎食也如淳曰作刀劍

削者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酒濯也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

故惡者主為酒刷之去其垢穢更飾令新也酒音先禮反削音先

召反補注先謙濁氏曰冒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

曰史記質作邱暴使燥是也師古曰婦音似兼反坊音蒲頓反補注沈欽韓曰熟

羊胃與脯炙也更始時諸有爛羊胃騎都尉釋名脯炙以湯蜜豉

汁淹之脯脯然也先張里曰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

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間公擅山川銅鐵

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師古曰

專取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

之也謂搏擊掩襲

取人物者也博字或作博一說博六博也掩意錢之屬也曲叔稽
皆戲而賭取財物補注先謙曰掘史記博當爲博一說是曲叔稽
發雍樂成之徒師古曰姓曲名叔稽名發姓雍名樂成也稽音
發博戲雍樂成猶復齒列與夏善之人齊齒竝列傷化敗俗大亂
之道也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曰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

語本左桓二年傳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言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上也字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脩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

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陵夷至於戰

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乘背禮義專任威力也繇

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

無不寶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亡出關因狗盜而趙相

虞卿棄國捐君呂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交也信

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呂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趙趙

忌無忌因如姬以竊兵符矯魏信侯命代晉鄙為將而令朱亥鉞

殺晉鄙遂率兵救趙秦兵以卻而趙得全補注齊召南曰案應作

矯安釐王命信字雖與釐通而皆呂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擊而

魏稱王久矣不得云魏信侯也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四豪即

游談者呂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四豪即

網疏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正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

南皆招賓客呂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

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

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

不悔也

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姓仲名由衛人也衛有蒯賁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壓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伏牧宋大夫也宋萬殺閔公伏牧聞

之趨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齒著于門閭言游俠之

徒自許節操同於季路仇牧補注宋祁曰一有也字邵本無姚本

刪何焯曰此言游俠謬託季路仇牧非班生以季路仇牧為可少

也華嶠失其本意議以不敘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古書謂與與多互作其

謂也言游俠自謂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古書謂與與多互作其

義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非明王

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非明王

在上視之曰好惡齊之曰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

讀曰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讀曰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舉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下皆類此

下而六國五伯之舉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舉人也況於郭解

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

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

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

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

道莫足言者

補注蘇輿曰莫猶無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也下文然莫足數同

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閒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補注蘇輿曰禮檀弓鄭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爲首杓爲末廣雅釋詁魁主也顏以爲凡根本之稱意是而微隔班氏父子以謂史公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故別譏序文然史公身離刑辱別有孤懷觀其與少卿書云家貧不足

以自贖交遊莫救云云意可見矣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臧活豪

士已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

不自美也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補注劉奉世曰飲其德飲字當蒙不字言沒非義也飲者猶飲物自飲言不飲有其德宋祁曰注文顯字下當有也字王念孫曰案飲蓋飲字之譌錄之韓愈曰民飲而德之韋注飲猶喜興也學記不興其藝鄭注興之言喜也飲也正義引爾雅飲猶喜興也給繭繭是飲爲喜也飲飲聲相近飲之通作飲猶飲之通作廢矣觀上小雅鼓鍾篇鼓鍾飲飲毛傳飲飲言使人樂進也是飲字亦有喜樂之義故曰不伐其能飲其德又案孟云有德於人而不自美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非飲字之義蓋所見本正作飲也

朝晉灼
批曰

也。鞵，牛小牛也。師古曰：鞵，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諫是也。有注：金鞵曰索。隱：大牛當鞵。小爲鞵。牛據此時賤。牛車而朱家所乘，并是

輶之小牛言其貧薄說文輶輶

趣趣既陰脫季布之厄補注先謙曰事詳布傳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已

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曰俠聞父事朱家自爲行弗及也田

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呂商賈爲資劇孟呂俠顯吳楚反時條侯

爲太尉乘傳東將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爲大將也傳音弭熱反補注先謙曰史記東作車此形近致誤卽如本

書作東當從東字斷句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將屬下讀不如顏說也

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己師古曰己語終辭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

國云補注宋祁曰浙本無軍字王念孫曰湖本是也倭侯以太屨將諸軍擊吳楚故曰大將將下軍字後人以意加之耳且其

時大將軍乃覽嬰非條侯也藝文類聚人部十一白中
五十一御覽兵部六後書吳漢傳注引此並無軍字
虞孟行大

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

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曰俠稱江淮之閒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

是時濟南瞿氏陳周肅亦曰豪聞師古曰瞿音開補注先謙曰景

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補注先謙曰誅瞿氏見郅都傳其後代諸白梁韓母辟陽

翟薛況陝寒孺紛紛復出焉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

陝卽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

也辟讀曰避補注先謙曰史記寒作韓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補注先

補注蘇輿曰許負相解父任俠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男俠也三輔

周亞夫見亞夫傳解父任俠補注沈欽韓曰說文男俠也三輔

韻引說文作傳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補注齊召南曰史記作

則任卽粵也解爲人短小精悍漢書移短小二字於後文又改精字作靜王念

孫曰靜與精同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御覽人事部百七十三引漢

書亦作精悍精與悍義相近故以精悍連文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槩

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補注先謙曰史

記梁作漢感製即感慨也頗作節槩解非史記無感字蓋脫不快意所殺甚眾曰軀藉友報仇

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補注先謙曰說文藉下云帝藉

千畝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藉下云祭藉也一日草不編根

藉藉下云簿書也古書藉藉通借古藉字則非矣滅命作姦

往往雜錄各依文義讀之頗以藉為古藉字則非矣

剽攻師古曰滅命賊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

竅也穿窬而盜亦不甚豪矣然剽是用力劉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則鑄錢發冢也補

害二者異耳王念孫曰剽字顏說是攻字劉說是剽攻則鑄錢發冢也補

分盜賊亦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曰不報仇剽攻則鑄錢發冢也補

屬上句漢書省去不字遂屬下句王念孫曰案史記原文亦作藏

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休字本屬下句讀因乃字譌作及字

後人不得其解遂於休上加不字而以休字屬不可勝數適有天

上句讀非孟堅省去不字乃後人誤讀史記也

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補注沈欽韓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曰德

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師古曰自好喜為此既已

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夸恃也其陰賊著於

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師古曰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解士解反解具

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解士解反解具

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解士解反解具

在杜欽傳補注王念孫曰顏斷陰賊著於心本為句而訓心本為

本心所謂強解者也今案當以陰賊著於心為句本當依史記作

卒卒字下屬為句卒猶終也言其陰賊在心而終發於睚眦也隸

書本字或作卒卒字或作卒二形相似故卒譌為本司馬相如傳

王者之卒業師古曰卒字或作本墨子備高臨篇足以勞卒不足

以害城今本卒譌作本皆其證也先謙曰王謂本作卒是也然當

作卒暴解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

執師古曰與人飲使之醕非其任彊灌之師古曰盡爵曰醕其人

之故怨怒也醕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補注沈欽韓曰史記

作噉與醕同說苑尊賢篇善說篇並作噉荀子榮辱篇作噉人怒

刺殺解姊子去亡補注先謙曰史記解姊怒曰曰翁伯時人殺吾

子賊不得師古曰翁伯解字也補注先棄其尸道旁弗葬欲曰辱

解解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賊窘自歸師古曰具曰實告解解

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師古曰反補注劉奉世曰去者遣之令

去而已何補注先謙曰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

必除罪師古曰多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

義師古曰多

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師古曰邑屋猶舍也

彼何辜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尉史曰尉史蓋更縣之事

於尉先謙曰官本史作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更爲踐更之卒

吏史記作史重作急也脫免也更音工衡反活反音它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怪之問其故注

先謙曰箕踞解使脫之箕踞者適肉袒謝舉少年聞之愈益慕解

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曰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

地和韓之而客適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

不見許也本注屈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

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適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

我去令洛陽豪居閒適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休待解爲人短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

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適曰事可爲不可者各令

厭其意

師古曰厭滿也音一瞻反

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曰此嚴重之爭爲用

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師古

日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及徒豪茂陵

也解貧不中嘗

仲反其下亦同補注蘇與曰史記絳侯世家集解

引如清云不相中猶言不相當合此云不中費者言其費少不合

數也索隱賢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下云不中徙猶言不合徙

也顏訓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

爲充非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

謹畏不肯薦士所言於上者獨主父偃郭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

解兩人尙有咸宣亦因青言上爲底丞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

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

注先謙曰史記鬲之解兄子斷楊椽頭

補注先謙曰椽當爲椽本作舉徙解與此義異

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

謂師古曰知邑人又殺楊

季主

補注先謙曰史記作已又殺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

師古

問下殺上問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補注

上書人日夏陽臨晉並馮縣夏陽在今同州府韓臨晉籍少翁素不知

城縣南二十里臨晉今同州府大荔縣治補注先謙曰史所

解因出關師古曰出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記作韓入太原所

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

所犯為補注先謙曰為作也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

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

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

此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遂族解補注周壽

郭伋傳高祖父解伋父范蜀郡太守是解曾孫伋則元孫也自是

之後俠者極眾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

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補注先太原魯翁孺

補注先謙曰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東陽陳君孺補注先謙曰史記魯作鹵

字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

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

字公子它古他字補注宋祁曰注文謂字下當有之道兩字先謙

日史記作趙他羽公子索隱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先謙曰官本

徒下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迺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補注陽夏公曰案廣韻萬

如規矩之矩距亦有作矩讀勵宗萬曰案萬字從草從禹急就篇

萬段對師古注萬亦橘字木名因樹以得姓也詩曰橘惟師氏漢

有萬章今各本長安熾盛街間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師古曰

疏云細柳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師古曰

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遠循甚懼其後

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補注宋祁曰越本無

徒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補注宋祁曰留欲呂與

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呂布衣見哀於石君師古曰

顯所哀憐補注王念孫曰哀者愛也言吾呂布衣之賤見愛於石

君上文曰章與石顯相善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

以不務哀士淮南說林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蟄翔水

各哀其所生高注並曰哀愛也哀與愛聲相近而義相通故字亦

相通樂記肆直而慈愛者鄭注曰愛或為哀管石君家破不能有

子形勢解見愛之交幾於不結形勢篇愛作哀

呂安也師古曰言力不能救而愛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呂為福

邪諸公呂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

箭張回服虔曰作箭者姓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服虔曰酒市中人也補

注非也王尊傳長安富豪大猾箭張禁酒趙放晉灼注此二人作

箭作酒之家今此文上有箭張回即張禁也君都亦即放也名偶

異耳齊召南云賈子光當即尊傳所云東市賈萬矣周壽昌云章

被殺當在河平初尊以建始四年為京兆尹二年即免正河平元

年也此在河平中微未合箭張回

尊傳作箭張禁箭與箭字近而譌

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

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爲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君卿之材

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爲京兆吏數年甚得

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補注宋祁曰鄧本無兄弟字其

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師古曰不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正

沈欽韓曰西京雜記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靖世稱五侯補注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曰是服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補注蘇與曰文心雕龍知音篇云君卿唇舌而謬欲論彼實博徒輕言負誦况乎文士可安談哉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

札樓君卿唇舌補注王念孫曰此本作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事部百二十六引此無兩之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其人事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

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

部百四文部十一二十二引此皆有兩之字又北堂書鈔藝文部

九及十藝文類聚人部十七雜文部四文選陸厥答內兄希叔詩
注引此亦皆有兩之字漢紀同又白帖三十引樓君卿之唇舌

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諱也爲諫大夫使郡國護假

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人多持幣帛過齊補注劉奉世曰此謂

其句云監護官貸耶劉汝說同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

人各曰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

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

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

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

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曰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

護復曰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

妻兄呂寬謀曰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

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曰事實語也到數日

名捕寬詔書至

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

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

古師

日莽分三輔置前輝光後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

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爲庶人其居位爵祿賂

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

衰至王莽篡位呂舊恩召見護封爲樓舊里附城

師古曰莽爲此爵名效古之附

庸而成都侯商子邑爲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

如舊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關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

壽

師古曰言以父禮事稱注宋祁曰往未當有之字周壽昌曰賤子稱始此

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

東鄉正坐

師古曰鄉讀曰橋

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蘇林曰邑字公子也

初護有故

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

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

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

弈師古曰博六博奕也基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

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補注朱一新曰注一說是下文故有

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之語謂事已更赦則向所負博進宜不必

債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迺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

太守官尊祿厚可曰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師古曰史皇

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遂妻名也云妻知負博

之狀者著舊恩之深也補注劉敞曰顏云史家追書安也詔書本

字史家何苦改之蓋進音臆自不犯諱也先謙曰顧炎武云荀悅

漢紀云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徵時與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

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

以賞博負矣進乃悼皇考之名宣帝不應用之荀紀為長錢大所

云博進之進本作費與進退字文義俱別故詔書不諱且辰悼遂

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

為京兆尹至廷尉補注先謙曰初元元年為京兆尹遵少孤與張

疎伯松俱為京兆史疎博學通達呂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

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如淳曰為後進人上之冠首也

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補注王先慎而遵日上讀曰尚

獨極與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師古曰言每

事數廢西曹呂故事適之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曰諫此下皆同侍曹輒詣寺

舍白遵曰陳卿今日呂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

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師古曰優禮賢士而尤敬

重遵補注蘇輿曰據顏注又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呂小文責當本作尤尤又聲近而誤

之迺舉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補注先謙曰在今鳳翔府醴州西五

里久之與扶風相失師古曰意不相得也補注錢大昕曰馮翊扶風皆官名後因以為郡名耳韓延壽傳民有

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辭宣傳馮翊敬重令朱博傳馮翊欲

酒麴恥拔拭用禁楊惲傳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蕭育傳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自免去槐里大賊趙朋霍

君謀弟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

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

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

門遵書酒師古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

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為館云門之館篇妄穿鑿耳館自主人所

執何煩也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

突入見遵母師古曰霑言其大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補注沈欽韓曰唐職制律事有期會而違者一日笞三十疏義事有期會謂若朝集使計帳使之類案朝集使正如漢之刺史每歲

詣京師母迺令從從閤出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闕閉故從後閤出

奏事也後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

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補注沈欽韓曰朱長文墨池編釋夢英十八體書芝英篆者陳

遵所主皆藏去呂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音上呂反又音舉請求

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

風采顏注滯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

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

譽者繇是起爲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

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

省官事師古曰占隱度也口隱其辭以授吏也占音之騰反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

驚數月免初遵爲河南太守而弟級爲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

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

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曰舉直

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

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誥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

畱宿爲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日飫飫音於庶反禮不入寡

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汗印

戰師古此戰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謂印文也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

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為二千石

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召列侯歸長安竦居

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師古曰而

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也屬音之欲反先是

黃門郎楊雄作酒箴曰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

物曰子猶瓶矣補注先謙曰謂汲水之瓶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

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繯

徽一旦重礙為瑩所輻師古曰輻徽井索也重縣也瑩井曰輻為

井瑩所擊則破碎也重音上絹反瑩音丁浪反輻音雷諸家身提

之說或以重為瑩或音衛又以瑩為瑩皆失之瑩音側救反身提

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師古

夷韋囊以盛酒即今鴟夷勝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鴟夷滑稽腹如

注勝作滕引宋祁曰注文勝當作滕漸本作袋七

大壺

師古曰滑稽圖轉縱捨無窮之狀滑音骨稽音雞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七百六十一崔浩漢記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

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遂尊王先慎曰腹如大壺當作腹大如

壺傳寫誤倒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六藝文類聚七十二初學記二

十六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並作腹大如壺是盡日盛酒人復借酤

其證先謙曰滑稽蓋若今俗所云酒過龍

師古曰盡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

猶竟日也

日藝文類聚東方朔別傳曰漢武帝幸甘泉至長平坂上馳道有

蟲赤如牛肝東方朔曰是地必秦之故獄處積憂者得酒而忘以

酒澆之果消上曰東方朔先生盛酒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

也賜帛百匹自此後屬車上盛酒

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遵大喜之師古曰喜好愛常謂張竦吾

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

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間師古曰湛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

差獨樂願不優邪師古曰願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

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

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師古曰左馮竦為賊兵所殺李奇曰

竦知有

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曰為通人之故也補注
沈欽韓曰王符潛夫論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章懷注
范書引陰陽書詳之王制正義云俗禁者若前漢更始至長安大
張竦行避反支先謙曰官本注譚下日作以是

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補注鄧展曰颯音立

恩澤侯表陽城繆侯劉德居攝元年侯颯嗣王莽敗絕當即此劉
颯此歸德侯益更始所封也後漢南匈奴傳光武六年又令歸德
侯劉颯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

使匈奴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呂豪桀自陽翟徙茂陵師古曰陽翟涉

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

千萬呂上妻子通共受之呂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

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

為議曹師古曰禮畢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

谷口令師古曰左馬州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補注劉敞

日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後以光祿大夫養病未嘗為

司徒又不到哀帝世此自原涉為大司徒史耳後人妄加丹字劉
倣說同齊召南曰案劉攽注史丹在成帝時為大將軍大字係左
字之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

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補注先謙曰所猶許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

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

皆歸慕之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

數也而說者以為高祖以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關門

至茂陵為五陵失其本意師古曰闕字與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

結髮自修已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補注先謙曰正信也說詳終軍傳

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

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

於宋恭公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

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
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屬孝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
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

自殺父母懼而不取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問朝廷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張曰孝婦補注沈欽韓曰陳孝婦見列女貞

順傳文帝時人先謙曰顏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師古曰失讀曰

注本穀梁襄三十年傳文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有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師古曰還讀曰旋謂反歸故

也涉自曰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

也適大治起家舍周閣重門補注何焯曰涉能知守身為孝則無

閣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仵涉慕之適

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叩富

人長者師古曰叩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曰振施貧窮

赴人之急為務人當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

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此里之中宅上補注先涉即往候叩門家

哭涉因入弔問曰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婦除沐浴待涉還至

主人補注先謙曰主人置酒家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

曰鄉讀師古曰禮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有憂者側迺側席而坐

席而坐今涉卽削牘爲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

含之物分付諸客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含音胡紺反諸客奔走市

買至日昃皆會師古曰昃音徒結反補注宋祁曰涉親閱視已謂

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補注先謙曰食於有喪者迺

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斂勞俸畢葬師古曰勞俸謂慰勉

斂音力膽反勞音郎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

雄也喪家子卽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舉過數上聞王葬數收

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曰避客補注宋祁曰

賓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爲中郎后免官補注

宋祁曰后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注上

茂陵師古曰茂陵與馳同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

乘涉氣與屠爭言

補注宋祁曰與屠字下當有者字

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

尹公

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爲之

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曰

示眾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

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

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

廷門謝舉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

師古曰令涉如

故著衣服也

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太伯爲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

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曰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

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塞

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舉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

涉冢舍條奏其舊惡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

矣尹公如其計莽果曰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

初從車二十乘

補注先謙曰初其長子名

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太伯母也

諸客見之皆拜傳曰

補注先謙曰轉相告呼也

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

斷兩頭去

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補注劉放曰殺游公父及子謂

父自姓王但曰無驚祁夫人明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

不寬游公之父也宜仍從顏注

補注王

隱匿其情也

補注王

獨死二字義不可通獨當為觸草書之誤也塵中猶言塵市中也

言涉於塵市中數以睡毗之怨而殺人故曰睡毗於塵中觸死者甚多

甚多補注王誤本漢書改之孝武紀云郭解任俠睡毗觸死者甚多文選西

京賦注所引同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

足證今本之誤

補注王

用士引宋祁曰越本作士死

莽迺召見責曰舉惡赦贗師古曰

其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補注鐵大昕曰王莽改天水曰鎮戎太

衛將軍林辟援及原涉為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鎮戎

卽王莽所改天水名疑校書者注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

於旁而誤入正文也袁宏紀作潁川太守說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曰應漢

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

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涉與相見注補

先謙曰官本屠作徒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爲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

涉欲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已

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注補

宋祁曰十越本作干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微要也音工堯反送

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師古曰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

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

漢書卷之

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

師古曰馬領北地之縣結漕皆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補注周

壽昌曰王莽禁二名此應皆其字然如貨殖傳曲叔稽發雍王莽樂成又以名與字雜書先謙曰馬領在今慶陽府環縣東南

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

師古曰指其

素善强弩將軍

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

師古曰泛者以常語問之不切責也泛音敷劒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藏作

是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呂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

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聞於世云